

总 主 编 刘国深

副总主编 邓孔昭



TAIWANYANJIU25NIANJINGCUI
台湾研究 25 年精粹
文学篇

主 编 徐 学

總主編 鄭朝華

總副主編 廖亦男



THE ESSENCE OF 25 YEARS OF TAIWAN STUDIES
台灣研究25年精華
文學篇

主編 廖亦男

國立編譯館

总主编/刘国深 副总主编/邓孔昭

台湾研究 25 年精粹

【文学篇】

主编 徐 学

九州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台湾研究 25 年精粹. 文学篇/徐学主编.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5. 6

ISBN 7-80195-329-0

I. 台... II. 徐... III. 文学研究-台湾省-
文集 IV. K295.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3959 号

台湾研究 25 年精粹·文学篇

作 者 徐 学 主 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毕诚彩印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60.75

字 数 1563 千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95-329-0/D·135

定 价 125.00 元 (全 5 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总 序

25 年前的 7 月 9 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前身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成立，这是大陆方面提出“尊重台湾的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方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的对台政策新主张后，海峡两岸第一家公开成立的台湾问题综合研究学术机构。从那时起，以专业的学术眼光和深厚的人文关怀观察和研究台湾问题，就成为一代又一代厦大台湾研究学者的神圣使命。

在过去的 25 年当中，厦门大学台湾研究团队涌现出陈碧笙、朱天顺、陈在正、陈孔立、范希周、黄重添、翁成受、韩清海、李强、林长华、林仁川等一大批知名学者，没有这些曾经为厦大台湾研究呕心沥血的学者专家不懈的努力，就不会有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今天的格局。在此，我们要特别纪念陈碧笙教授、朱天顺教授、范希周教授、黄重添教授等故去的学者，他们为厦大台湾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早已镌刻在海内外台湾研究界不朽的丰碑中。

厦门大学的台湾研究最早可以溯及 20 世纪 60 年代的“郑成功研究”。台湾研究所成立后，研究触角迅速扩展到台湾的历史、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研究各个领域，最近由陈孔立教授撰写的《台湾学导论》公开出版，标志着厦门大学的台湾研究开始朝严谨的学科体系建设方向发展。勿庸讳言，厦门大学的台湾研究与海内外许多成熟的研究机构一样，有自己的风格特色，因此也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但在众多“溢美”之词中，我们始终对各种以“某某派”相称的戏谑之言敬谢不敏，因为厦大台湾研

究的特色远非这些简约的语汇所能准确描述。首先,厦大台湾研究团队有一个比较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团队内部向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如果有谁要以“某某派”自称,在研究院内部就会立刻招致非议;其次,厦大台湾研究团队一直注意吸收海内外台湾研究学者不同的思想精华,厦大台湾研究学术生命的延续离不开海内外同行的“知识加持”。个人认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的最大特色,就在于有完整的学科体系为依托,注重基础研究,特别注意研究的学术规范性。厦门大学的台湾研究还得益于多学科综合研究优势,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和文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打造了厦大台湾研究最坚实的知识基础。

回首 25 年来时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发展成为台湾研究院,厦大的台湾研究从福建省重点学科晋级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进而又跻身“985 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这些可喜的发展凝聚着所有曾经在这里工作过和正在工作着的全体同仁的汗水和智慧。展望未来,我们不仅需要继续弘扬前辈先进“历史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认识台湾,促进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的精神,更要脚踏实地,常怀自省之心,在深化基础研究的同时,加强前沿性研究。本辑五本论文集名为“精粹”,实为我院全体在岗研究人员的“学术自白书”,希望它有幸成为所有对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爱之深,责之切”的学术同行们针砭批判的对象——任何善意的批评和指正都将成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继续成长的动力。

最后要感谢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各位领导和朋友们!

刘国深

2005 年 5 月 31 日

目 录

定位台湾文学的三种方法	徐 学 (1)
试论闽台文学的历史文化亲缘	朱双一 (9)
台湾文学反映的客家社会	
结构和民性特征	朱双一 (35)
从小说看台湾女性价值观的嬗变	何笑梅 (57)
台湾小说反映的福佬社会文化特征	朱双一 (69)
杨逵的文学之镜与台湾的现代性	蒋小波 (82)
台湾新世代和旧世代诗论之比较	朱双一 (90)
古诗传统的现代转化	
——余光中与李贺	徐 学 (124)
台湾当代小说中的女性	何笑梅 (137)
历史川流中的悲情地带	
——读《藤缠树》	张 羽 (148)
在文化焦虑中走出“跌停版”	
——第18届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	张 羽 (156)
台湾科幻小说的创作及其特点	何笑梅 (164)
谈《人生行路》与《情结》	
的结构艺术	何笑梅 (174)
姚一葦历史剧的现代性与民族性	徐 学 (181)

悲剧与救贖的神话

——论张晓风戏剧作品精神内涵

的一个重要方面 徐 学 周 可 (191)

《茶馆》在台湾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台湾观众对

《茶馆》的客观接受 张 羽 (205)

西而不化与西而化之

——余光中汉文学言论之一 徐 学 (220)

白先勇小说句法与现代性的汉文学语言 徐 学 (234)

台湾的现代性“怨恨”修辞 蒋小波 (245)

《王谢堂前的燕子》批评方法漫论 徐 学 (258)

新批评的倡导者颜元叔与

台湾文学批评的演进 徐 学 (268)

殖民者的台湾之“爱”

——略评《由加利树林里》兼及

张良泽的崇日心态 朱双一 (280)

早期海峡两岸新文学交流的又一佳话

——杨逵小说《蕃仔鸡》

的最早中文译本 朱双一 (295)

趋向祖国认同的心路历程

——朱天顺早年的文学创作 朱双一 (300)

略论光复初期台中《和平日报》副刊

——兼及《新知识》月刊和

《文化交流》辑刊 朱双一 (310)

试论《自由中国》的文艺栏目 张 羽 (328)

定位台湾文学的三种方法

徐 学

何谓“台湾文学”？“台湾文学”以怎样一个模式存在？这是值得每一个台湾文学研究者思索的问题。

“台湾文学”当然存在于特定时空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也存在于把这一过程记录下来的文学史和准文学史论述中。近十年来，海峡两岸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台湾文学”史论，对“台湾文学”从各种角度予以定位。认真考察各种定位方法，深思这些定位方法及操作方式，对于台湾文学研究应该不无助益。

众说纷纭，依其定位的侧重点，约略可分为三种方法。

一、地域定位法

以地理范围确定台湾文学的范畴。认为台湾文学就是发生于台湾岛的文学^①。它包括：

（一）民间文学。其中又可分为原住民和汉族两大系统，包括这两大系统中口耳传诵的神话、故事、歌谣、谚语等。

（二）传统诗文。主要指明郑和满清统治时期，使用文言文和传统文学形式创作的作品。从沈光文以下，如丘逢甲、许南英等人的旧诗，江日升的小说《台湾外记》等。

（三）日据时代的文学。包括白话文、台湾方言及日文创作的作品。

（四）光复以后台湾岛内作家的创作。

这种定位方法的好处在于使研究者注意到台湾岛上从古到今各个族群的文化与文学，注意台湾文学丰富的文化渊源。但其弊

端在于缺乏历史脉络，用以解释岛屿台湾数百年来众多文学现象间的承传或者因果关联，显示其由起到结的发展演化的脉络。

如果这种定位方法要上升为一种理论模式，它就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难题，即说明一个区域的地理范围同时也即是一个文学或文化的范围。说明原住民文学，闽南移民、客家移民的口语文学，明郑满清的文言文学，日据时代文学及光复后的台湾文学，这些文化源流文学风貌差异甚大的文学是如何整合成一个具有连续性整体性的“台湾文学”。

实际考察会使我们发现，原住民文化也好，移民文化也好，他们本身就是多元的。他们相互之间能有多少相互接纳与影响呢。所以，地域性范畴之内的各种“小传统”，或者这种种“小传统”的相加和拼合，并无法让人们看清“台湾文学地图”的全貌。

而且，这种地域定位法还有其更狭隘的一支。如钟肇政先生在 90 年代便指出：“台湾文学是台湾本土的文学，台湾人的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支。”^②这种有意无意地将“台湾文学”游离于中华文化之外的定位方法，是一种矫枉过正的本土神话。在这本土神话的心目中，举凡不写台湾人台湾事就是不认同台湾，而不认同台湾的作家和作品，就不是台湾文学。它使原本丰富包容充满活力的台湾文学流于偏枯和困窘。吕正惠先生在评叶石涛先生《台湾文学史纲》时，曾经指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我们应该尽力求取历史的具体过程，让我们的史观建立在具体而广阔的历史基础上；台湾文学有时太重意识形态而忽略客观的知识，故既不能说服别人，又变成小圈子内的自我榜标认同^③。

二、政治认同定位法

以台湾文学与某种政治理念的关系来为“台湾文学”定位。

在 60 年代以前，台湾当局并不承认有“台湾文学”，或者把

“台湾文学”定位为“边疆文学”。60年代以来，许多抵制文学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言论及文学创作，有效地瓦解了官方政策文学的专制。台湾当局虽然已承认台湾文学，但仍然是力图以文学来为其政治理念服务。因此他们对于“台湾文学”的言谈便处于一种两难的尴尬中。一方面，他必须与大陆的“中国立场”保持一种对立，另一方面，他又必须压抑“台湾立场”版图的扩充^④。

在台湾当局对台湾文学的控制和影响日渐减弱之时，“独派”评论家借台湾文学来宣泄政治情感、表白政治理念的心情却越来越急迫了。80年代，评论家彭瑞金先生在定位台湾文学时还比较谨慎。他说：“只要在作品里真诚地反映在台湾这个地域上人民生活的历史与现实，是植根于这块土地的作品，我们便可称之为台湾文学……我们便将之纳入‘台湾文学’的阵营。反之，有人生于斯，长于斯，在意识形态上不认同这块土地，并不关爱这里的人民，自行隔绝于这块土地之外，即使台湾文学具有最朗廓的胸怀也包容不了它。”^⑤这时，他还认为“本土化”是检验台湾文学的尺度。其定位方法中的地域性成分还多于政治性因素。但也可以看出那种爱乡爱土的情绪已经走向极端化，成为一种狭隘的排外意识。到了90年代，彭瑞金先生则以明显的政治本位来定位台湾文学，他写道：“80年代的台湾文学多元化业已证明台湾文学的本土化理想，已先期于台湾人的民族解放或政治的独立建国达成，台湾文学并不是坐着痴心妄想等待台湾独立建国完成后再接收本土化的利益，台湾作家该忧虑的，也是台湾文学自我期许的反而是：台湾一旦独立建国之后，如果没有足以认证的台湾文学，那将使用国家的精神版图缺角。”^⑥在这里，他对台湾文学的定位，已经完全从一种政治理念出发。

限定文学史论述不能带有政治倾向是不合理的。作为一个特定的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史家也生活在一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他们在这种环境中学习，领略或者继承着代表一定政治生活方式的政治信念，接受政治共同体政治集团或政治阶层的观念，从家

庭到学校、社会，他们也和其他人一样，逐步形成自己的政治人格，塑造着自己的政治个性。在文学史论述中，总会或多或少表露出某种政治情绪、情感或情结，尤其是 80 年代以来的台湾，史家更处于一个政治参与意愿极为广泛，政治形态加速变迁的时空中，他们当然不会对政治毫无所动的。但是，在上述这种定位方法中，对文学本身的独特性，对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却是完全忽略了。这种定位法表面上是文学定位，以政治归属政治功能来厘定台湾文学，实质上却是借台湾文学来表明或证明某家某派的政治理念，宣泄一党一派的政治情怀，它偏离文学本体，伤害文学命脉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三、文化传统的定位方法

以台湾文学所凭借和所处其中的社会文化传统来厘定台湾文学的内涵。在此一定位方法中又有三种不尽相同似的表述。

第一种，也是最常见的一种表述是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大陆学者在阐释这一命题时，明确指出，这一命题“包含着两层意思：一、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分支，它们都共同渊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母体；二、台湾文学在其特殊历史环境的发展中，有着自己某些特殊的形态和过程，以它衍自母体又异于母体的特点，汇入中国文学的长河大川，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学创造”。很显然，这里的中国是一个文化中国的概念，它注意到了台湾文学的独立性与特殊性，但是，分支之说还可以商榷^⑦。

第二种，将半个世纪以来台湾地区中国作家的创作定位为中华民族文学的一支，在台湾地区的众多作家和学者都同意这种表述。

在一本由 16 位著名作家共同编选而成的台湾文学大系的总序中这样写道：“台湾的文学该如何定位呢？历史到了目前的急转弯处，必然有人会着眼于它和大陆的血脉相连，梦魂相牵，也

有人会着眼于它和大陆的时空相悖，境遇相违，而强调海岛的地域特性。”执笔者接着回顾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些具有地域特性的文学流派，以及一些在政治上或种族上与中原汉民族有着分歧或差异的文学家。在分析了这些特例后，执笔者指出“在当时，这种差异想必都颇重要，但放在中华民族的滚滚长流里，久而久之，当然都同其回旋而起伏了。后之视今，如今之视昔。我们把这部浩大的选集称为《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台湾，1970至1989》，正因为16位编辑都认定，不管20年台湾文坛在风格上如何多般，在思想上如何歧异，既然作家吃的都是米饭，用的都是筷子，过的都是端午跟中秋，而写的都是中文，则当然这部选集里的作品最后必归于中华民族。”^⑧

第三种表述认为，台湾“光复50年来的更大的文学主流，一方面是以白话文学为典范，在写作的语言上成为基本工具，在思想意识上却同时以西欧、北美的近代以降的文学与文化的传统，以及孔孟、老庄以降，大抵以唐、宋、明清的古典文化文学为资源与依据，所融合而成的综合性的传统”。“在这种‘综合性传统’的滋养下，面对着台湾社会、经济、政治的逐步现代化过程所衍生的种种特殊经验，半个世纪以来，台湾确实发展出一个迥异于日本与中国大陆的文学传统。”^⑨

以上三种表述都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来寻求台湾文学的坐标，他们都力图找出台湾文学作为一种文学传统的存在意义。我们知道，传统，不是已逝的梦幻，不是风干的遗产，不是在过去就已经凝结成型的一种“实体”，而是流动于过去、现在、未来的一种过程，是在一定空间范畴内向前流淌，正在流淌并有能力继续流淌的文化流程。所以，将台湾文学纳入一种文化视野中，将台湾文学作为一种文学传统来考察，也就是注意到台湾文学的文学本体，注意到台湾文学中最富于艺术生命力的部分。它的深广度远远超出欲将台湾文学沦为政治工具的政治定位法，也不是地理上自限、心理上自闭的地域定位法所能企及的。

在上面为台湾文学作文化定位的三种表述中，第一种是分析性的语言，将台湾文学纳入文化中国的范畴中；第二种表述以感性的语言，将台湾文学归入中华民族文学的历史长河中，第三种提法则有值得推敲的地方。他承认台湾文学作为一种传统，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重要资源并受到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滋养的，但另一方面又说，台湾文学是一种“迥异于中国大陆”的文学传统。“迥异于中国大陆”的说话比较含糊，如果是说台湾文学与当今中国的大陆的文学存在相当明显的差异和互补，这还是言之成理可以认可的。如果是说，台湾文学已经在中华民族文学传统之外发展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这种论断就颇为可疑。第一，从对台湾文学作品的分析阅读中，并没有发现这种号称“新传统”的文学，而且论者也没有以实际的作品来论证他的这一观点。第二，一种新的文学传统的形成绝非是轻而易举之事，一定必须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摸索、积累和构筑的过程。经济、政治的变革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新的文化传统，它还必须经过社会的选择和文化的选择。第三，虽然台湾与大陆隔绝多年，但中华文化传统却一直是生机旺盛。正如台湾成功大学教授、著名作家马森先生所言，“今日台湾的现实，已经不再是单纯地对先期移民文化的继承，也不是单纯地对日本殖民文化的继承，而是全中国各地文化在台湾所形成的中华文化的大熔炉，其融合性超过大陆上任何一个地区。”^⑩第四，语言不仅是一套符号系统，而且也是一套价值系统和意义系统。只要一个中国作家还用中文写作，不管他生活在哪一个地区，只要他的作品具有艺术生命，他就将活在中文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学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只有坚持文化定位的方法，理清台湾文学作为一种文学传统的特定内涵，才能跳出贴标签简化历史或文学的党派之争，直探半个世纪以来丰富多彩的台湾文学心灵。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想说，每个人对于历史的论述，受限于言说情境，语言脉络，观察角度，认知能力，必然会有若干主观成

分,也可以说是偏见。这种偏见,只有多寡的问题,也不可能完全排除。本文当然也在所难免。但我相信,通过对定位台湾文学各种方法的探讨,通过对诸位方家的请教,通过真诚而平的学术对话,我们将能一步步更为接近“台湾文学”的历史真相。

(原载于北京《台湾研究》1996年第2期)

注释:

① 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台湾清华大学陈万益教授,他于1993年《台湾文学教学刍议》一文中提出,又于《台湾文学是什么》一文中重申。见《文讯》1995年第12期第51页。

② 钟肇政:《血泪的文学挣扎的文学——70年代台湾文学发展纵横谈》,见《台湾作家全集》。相似提法还有宋泽莱和许水绿。宋泽莱说:“事实上台湾文学本来就不是中国文学,台湾文学自古以来就自成系统。”许水绿说:“台湾文学是胸怀台湾本上,放眼第三世界,开拓自主性及台湾意识的文学。”宋文载宋著《台湾人的自我追寻》,台北,前卫1988年5月版,第179页。许文载许水绿著《台湾文学的界说与方向》,《生根》第17期,第42—43页,1983年9月版。

③ 吕正惠:《战后台湾文学经验》1992年,新地文学,第325页。

④ 关于这方面的详尽论述,可参见向阳著《打开意识形态地图》一文,载《当代台湾政治文学论》,时报1994年,第73页。

⑤ 彭瑞金:《台湾文学应以本土化为首要课题》1982年4月,《文学界》第2集,第1—3页。

⑥ 彭瑞金:《当前台湾文学的本土化与多元化》,《文学台湾》第4期,高雄《文学台湾》杂志1992年版。

⑦ 刘登翰:《文学的母体渊源和历史的特殊际遇——台湾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位置和意义》,收入《文学薪火的承传与变异》一书,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在该书另一文章《特殊心态的呈现和文学经验的互补》中,作者对台湾文学的特殊性、独特性有更为详尽的分析。

⑧ 《中华现代文学大系总序》,台北,九歌1989年5月初版。16位编

辑委员为余光中、张默、白灵、向阳、张晓风、陈幸蕙、吴鸣、齐邦媛、郑清文、张大春、黄美序、胡耀恒、贡敏、李瑞腾、萧萧、吕正惠。

⑨ 柯庆明：《台湾文学的未来发展》，《文讯》第 122 期，台北，1995 年 12 月。

⑩ 马森：《“台湾文学”的中国结与台湾结》，载《联合文学》第 8 卷第 5 期，第 189 页，台北，1992 年 3 月。

试论闽台文学的历史文化亲缘

朱双一

一、半壁为藩篱：闽台战略地位的认知

台湾文学和文化，是中华文学和文化在祖国宝岛台湾的播迁和传衍。台湾文学和文化，与祖国大陆的文学和文化具有密切的叶与根、流与源的关系；特别是福建和台湾，由于特殊的地缘、史缘、亲缘和语缘等，其文学和文化，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闽台之间的文学联系，甚至可追溯到悠远杳渺的远古时代。从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到当代 DNA 技术的种种研究，都指向这样一个事实：台湾原住民的远祖来自中国大陆，他们是当时生活于中国大陆南部的百越民族的一个分支。在前往台湾的路线中，从福建到台湾是最便捷的一条。近年来大量收集、整理、出版的台湾原住民口传文学，从开天辟地、人类起源神话、同胞配偶型的洪水传说、射日神话到广泛流传于闽台两地的蛇郎故事等，都明显隶属于中华故事圈，是台湾原住民的大陆族源的又一有力证明。

中国志籍最早详细记述台湾土著文化的文献，为三国时东吴丹阳太守沈莹所撰《临海水土志》。唐朝元和年间进士施肩吾的《澎湖屿》则被视为描写台澎最早的文人诗。宋代大诗人陆游先后两次宦闽，时间虽短，却使诗人有机会亲炙大海，开阔心胸。《感昔》等诗表明，当日在大海风涛中乘风破浪，极目远眺台岛的经历，在这些平时局促于内陆的古代中国文人内心，引起了极大的震荡并留下深刻的印痕。